

世界文学史上全景式展现“二战”真实进程的伟大作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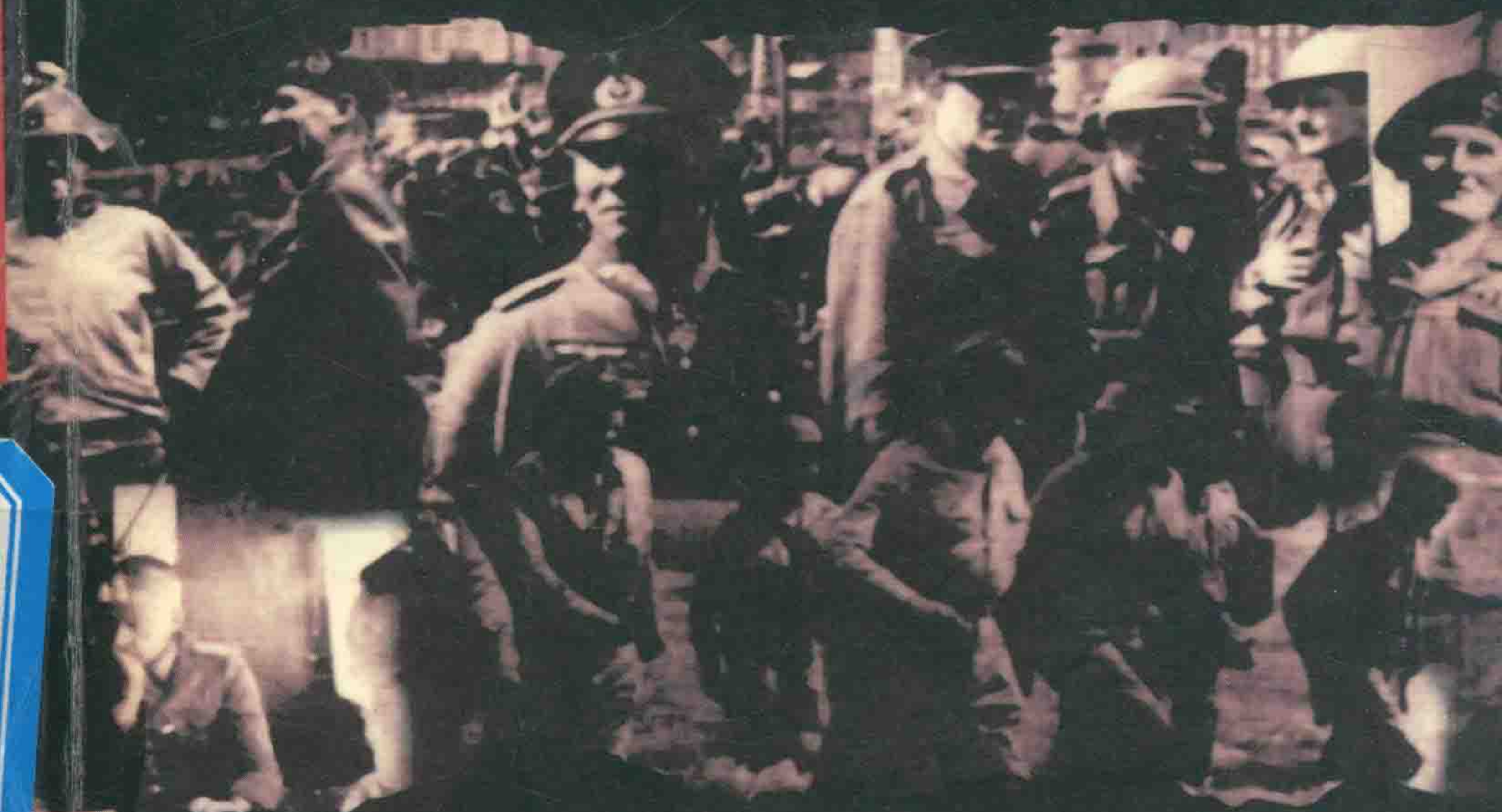


战争风云

普利策文学奖得主

(美) 赫尔曼·沃克 Herman Wouk 著

施咸荣 等译



南方出版社

THE WINDS OF WAR

战争风云

1939 - 1941

[美] 赫尔曼·沃克 Herman Wouk 著

普利策文学奖得主

施咸荣 等译

南方出版社

Copyright: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
THE ESTATE OF WINSTON S. CHURCHILL
Through Big Apple Tuttle - Mori Agency, Inc. , and
Beijing International Rights Agency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:
© 2003 SOUTH PUBLISHING HOUSE
All Rights Reserved.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图书再版编目(CIP)数据

战争风云/[美]赫尔曼·沃克著:施咸荣译. - 海口:南方出版社,
2003. 3

I. 战 II. 赫… III. 战争风云(1939~1941) - 史料 IV. ①K835.167=5 ②K15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003255 号

战争风云

THE WINDS OF WAR

(美)赫尔曼·沃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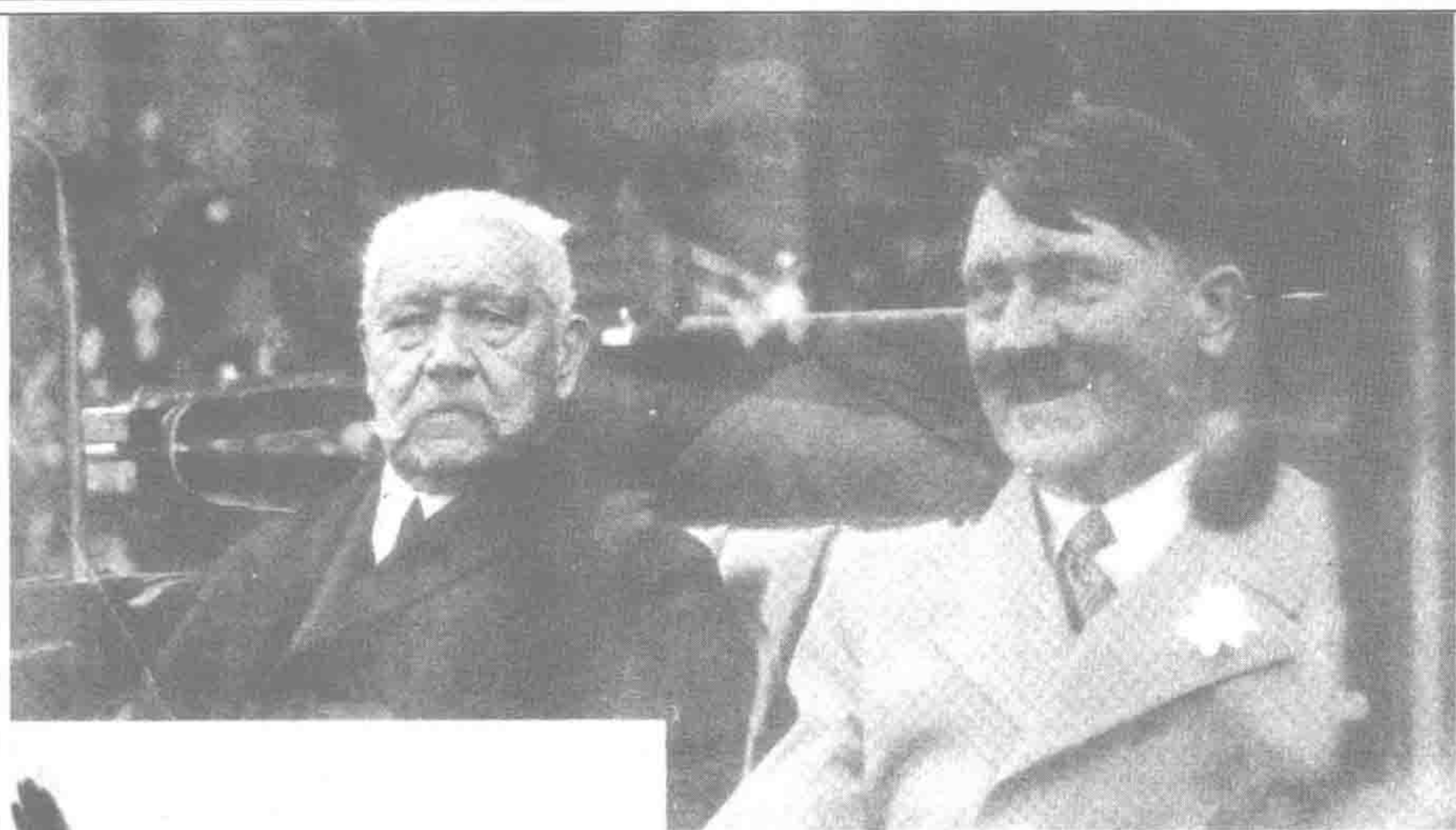
Herman Wouk

监 制 宋木铎 夏宽
责任编辑 于明江 唐海燕
特约编辑 殷翰章
策 划 李江南
装帧设计 沈京怀
出 版 南方出版社
发 行 南方出版社
地 址 海南省海口市海府一横路华宇大厦 12 楼
经 销 新华书店
印 刷 北京市荣海印刷厂
规 格 880×1230mm 1/32
版 次 2004 年 11 月第 1 版第 2 次印刷
印 张 20
书 号 ISBN 7-80660-805-2/K·27

海南省新闻出版局著作权登记号:图字 30-2001-100

定 价 39.80 元

本书所有图片均由广州集成图像有限公司(www.fotoe.com)提供并配插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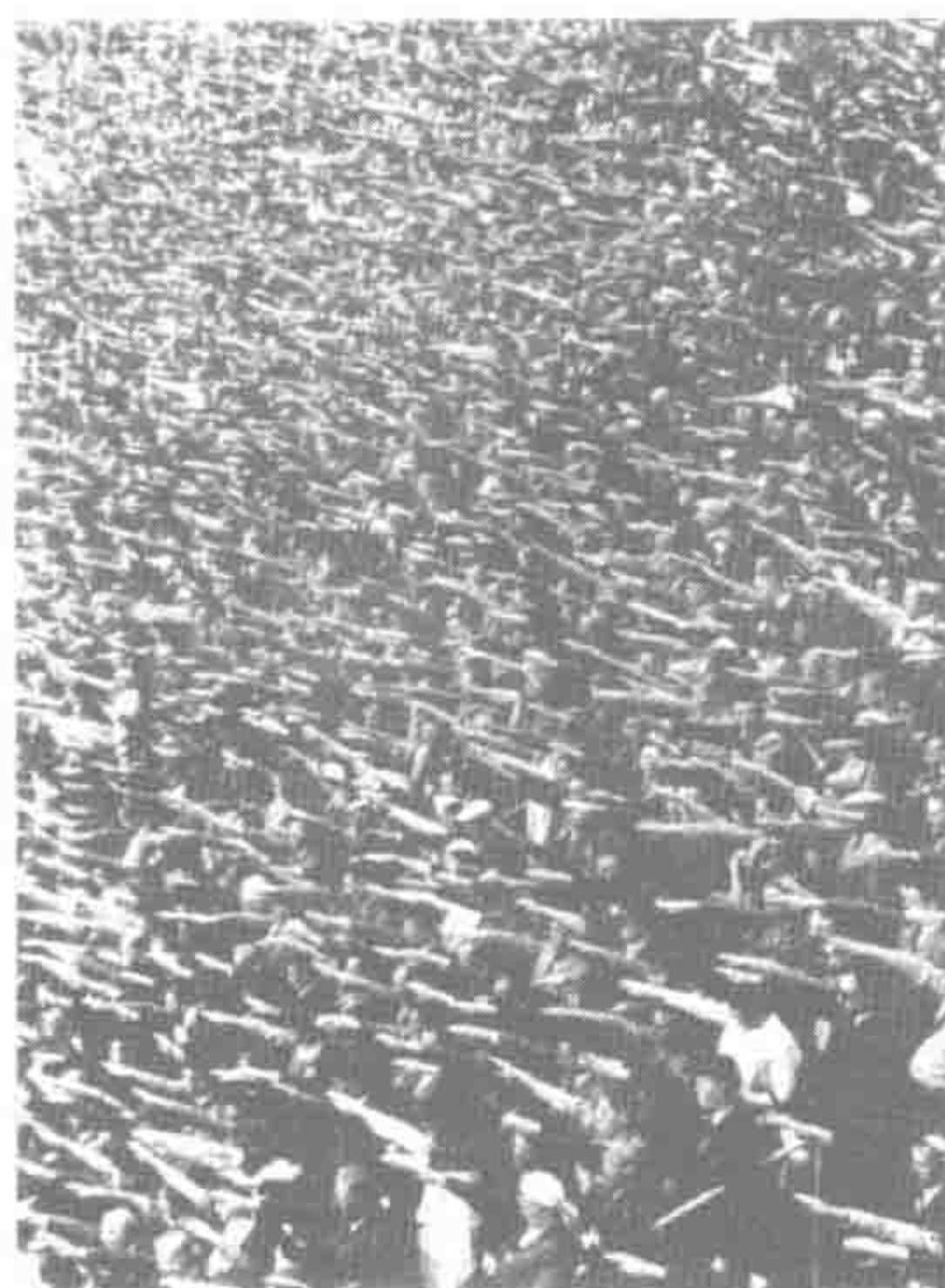
▲1933年，希特勒当选总理后不久，与兴登堡总统合影。这是希特勒少有的面带微笑的照片。



1934年，希特勒站在检阅车上，向纳粹党全国代表大会行举手礼。▲



纳粹党集会的盛大场景。▶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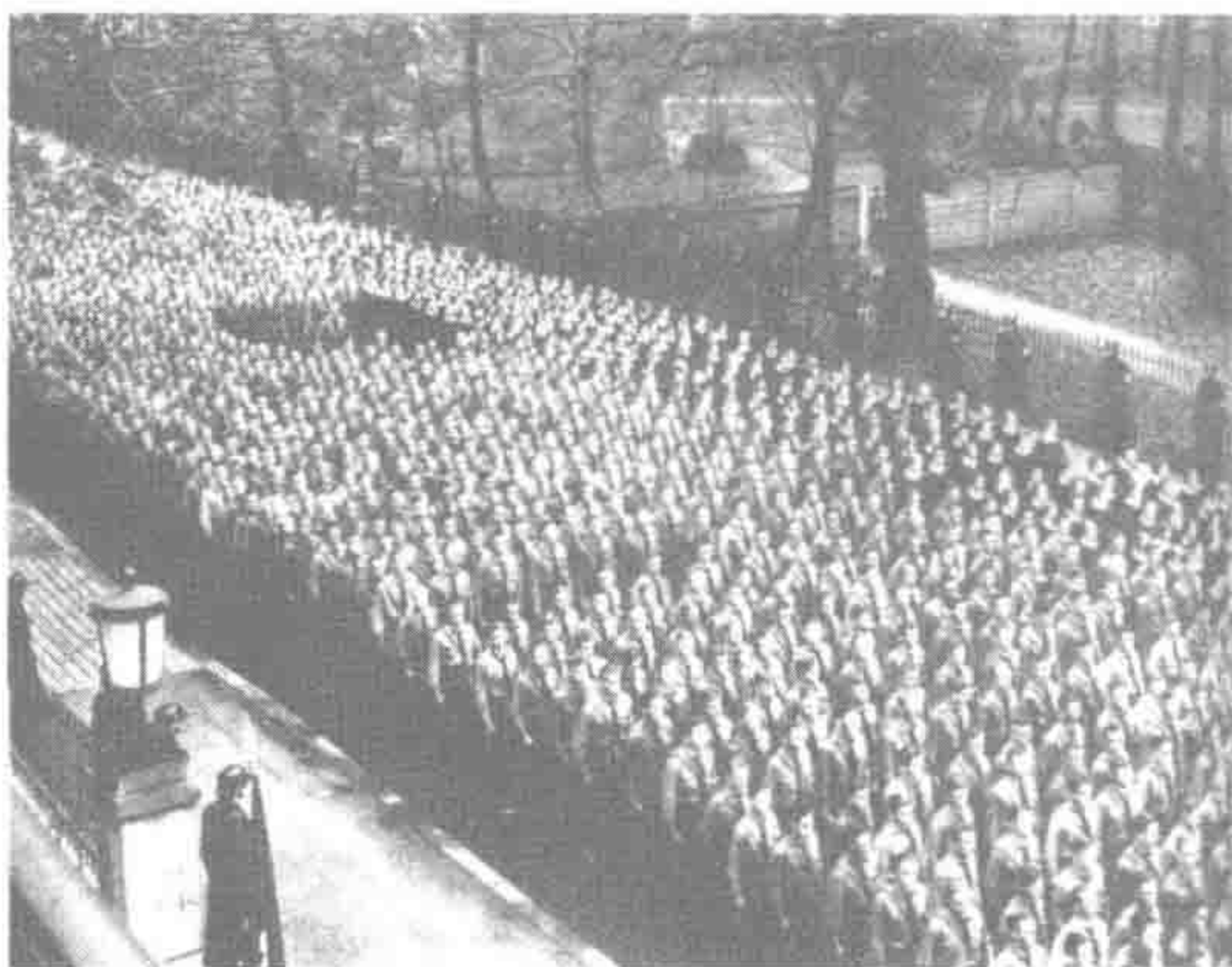


▲1936年柏林奥运会上，狂热的德国民众在行“希特勒”举手礼。



◀1938年，野心勃勃的希特勒。图为希特勒的御用摄影师海因茨·霍夫曼在希特勒49岁生日的那一天，为其拍下的肖像照。

纳粹党徒穿过柏林街道的游行场景。▼



纳粹党在纽伦堡集会时，希特勒率众徐徐进入会场。他是整个壮观场面的中心。▼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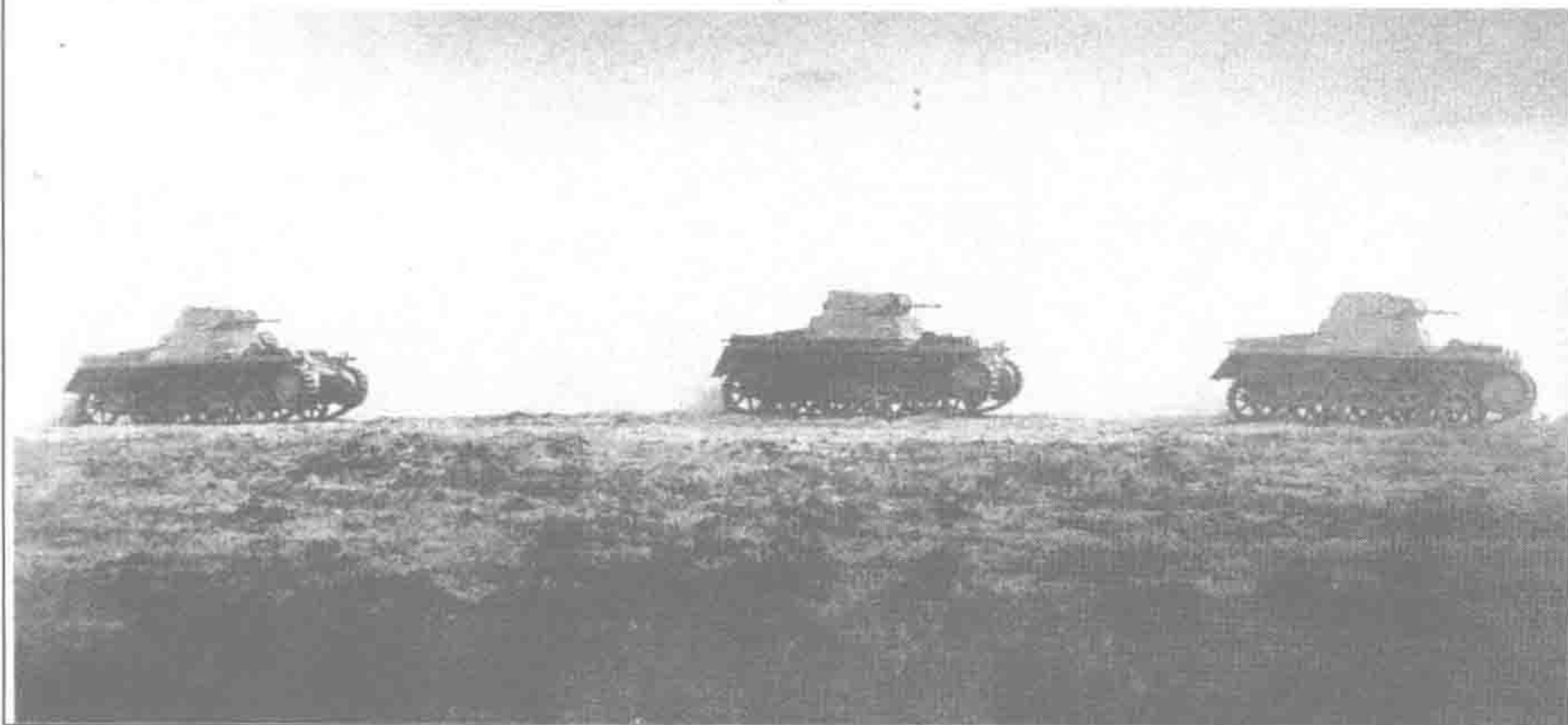


▲在一次战前的军事演习中，隆美尔将军和副官正在查看兵力部署地图。

二战爆发前，德国犹太人不堪忍受纳粹的残酷迫害，纷纷逃离德国。图为两个犹太小难民在“圣路易斯”号邮轮的舷窗边沉思，她们渴望有个家。▶



德国“装甲兵之父”古德里安将军组建了德国的装甲部队。图为德军马克I型坦克正在进行纵队推进演习。▼





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正在做战争动员。他以狂热的演说，煽动德国民众的好战情绪。◀

仅次于希特勒的二号人物、纳粹空军元帅戈林正在检阅部队。▶



希特勒、戈林和高级将领们在柏林欢迎意大利代表团。这次会上，两国一拍即合，签订了《钢铁同盟》。▼



THE WINDS OF WAR

战争风云

1939 - 1941

[美] 赫尔曼·沃克 Herman Wouk 著

普利策文学奖得主

施咸荣 等译

南方出版社

Copyright: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
THE ESTATE OF WINSTON S. CHURCHILL
Through Big Apple Tuttle - Mori Agency, Inc., and
Beijing International Rights Agency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:
© 2003 SOUTH PUBLISHING HOUSE
All Rights Reserved.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图书再版编目(CIP)数据

战争风云/[美]赫尔曼·沃克著:施咸荣译. - 海口:南方出版社,
2003.3

I. 战 II. 赫… III. 战争风云(1939~1941) - 史料 IV. ①K835.167=5 ②K15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003255 号

战争风云

THE WINDS OF WAR

(美)赫尔曼·沃克

Herman Wouk

监 制 宋木铎 夏宽
责任编辑 于明江 唐海燕
特约编辑 殷翰章
策 划 李江南
装帧设计 沈京怀
出 版 南方出版社
发 行 南方出版社
地 址 海南省海口市海府一横路华宇大厦 12 楼
经 销 新华书店
印 刷 北京市荣海印刷厂
规 格 880×1230mm 1/32
版 次 2004 年 11 月第 1 版第 2 次印刷
印 张 20
书 号 ISBN 7-80660-805-2/K·27

海南省新闻出版局著作权登记号:图字 30-2001-100

定 价 39.80 元

本书所有图片均由广州集成图像有限公司(www.fotoe.com)提供并配插

作者前言

《战争风云》是小说，书中关于亨利一家的人物和事迹纯属虚构。但小说中有关战争的史实是确凿的；统计数字是可靠的；那些大人物的言行要不是根据史实，便是根据可靠的记载。像这样范围的工作酒中能没有错误，但作者希望读者们能看出，他是在尽很大的努力给一次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描绘一幅真实的、宏伟的图景。

阿尔明·冯·隆的军事著作《失去了的世界帝国》，当然从头到尾都属虚构。但是，冯·隆将军的书提供了作为对立面的德国人的内行看法，它作为一种自身言之成理的军事文学，在它特殊范围内有其可能性。

机械化的武装力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像是一朵盛开的花朵，今天已成为威胁人类生存的诅咒。我们要摆脱这个诅咒，就先要懂得它怎样开始落到我们头上，以及善良的人们怎样为它付出了生命的代价——而且目前还正在付出这个代价。《战争风云》的主题和宗旨，可以在法国犹太作家朱里安·班达的几句话里找到：

如果世上确有和平存在，那么这种和平并不是基于害怕战争，而蜷于热爱和平。它不是行动上的限制，而是思想上的成熟。在这个意义上说，最渺小的作家可以为和平作出贡献，而最有力量的法庭却无能为力。

译者

- 施咸荣 (第1章至第4章)
萧 乾 (第5章至第7章,第37章至第43章)
任吉生 (第8章至第12章)
王央生 (第13章,第44章至第48章)
苏 玲 (第14章至第20章)
姚念贻 (第21章至第29章)
茅于美 (第30章至第33章)
赵 澧 (第34章至第36章)
颜泽龙 (第49章至第52章)
海 观 (第53章至第57章)

第一部

娜塔丽

第一章

维克多·亨利中校乘出租汽车从宪法路海军大楼回家；三月里阴暗的暴风雨天气，和他当时的心境十分相象。今天下午在作战计划处的斗室里，他从上级嘴里听到一个很意外的消息，据他这个老于世故的人估计，这样一来他的锦绣前程可能就此葬送。现在他不得不跟他妻子商量，马上作出决定；然而，他对她的见解又毫无信心。

罗达·亨利虽已四十五岁，却依旧是个非常漂亮的女人，只是她太会唠叨，这给她的判断力罩上一层阴影。在她丈夫看来，她的这个缺点很难原谅。她并不是糊里糊涂嫁给他的。在求婚进行得白热化的当儿，他们俩曾开诚布公地讨论过军人生活。罗达·格罗佛当时声称，所有的缺点——长时间的别离，缺乏真正的住所和正常的家庭生活，根据制度一点一

点慢慢地往上爬，见了地位略高的人的妻子必须卑躬屈节——所有这些不利条件，都不会使她不安，因为她爱他，因为海军是一种光荣职业。她这些话都是在一九一五年说的，那时世界大战正在进行，军装在闪闪发光。现在是一九三九年，她早已把那些话忘得一干二净了。

他曾经警告过她，往上爬是困难的。维克多·亨利不是海军家庭出身。顺着滑溜的前程之梯往上爬的时候，在每一个梯级上都有海军上将的儿子和孙子挤他。然而在海军中每一个熟悉帕格·亨利的人，都说他有前途。直到目前为止，他一直在稳步上升。

他读高中的时候，曾写给众议员一封信，使他得以进海军学院，这封信很能说明他的性格，所以引证如下。他很早就显示出他的品格。

亲爱的先生：

我从高中一年级开始，曾先后写给您三封信，向您报告我在索诺马郡中学的学业成绩，您也很客气地写给我三封回信，所以我希望您还记得我的名字，也还记得我想进海军学院的雄心壮志。

现在我高中快毕业了。写出自己的全部优良成绩，看起来仿佛有点不够虚心，不过我明白您一定能体谅我这样做的苦心。今年我是橄榄球校队队长，打后卫，同时我也参加了拳击队。

我已被选入亚里斯塔学会。数学、历史和几门自然科学，我都是奖金候选人。我的英语和外国语（德语）分数没有这么高。可是我是校里小小的俄语俱乐部干事。俱乐部里的九个会员虽然是本地居民，但他们的祖先都是很久以前俄国沙皇让他们定

居在罗斯要塞的。我最好的朋友在俱乐部里，因此我也参加了，学习一点俄语。我之所以提到这一点，是想说明我的语言能力并不是低下的。

我的终生目标是做一个美国海军军官为国效劳。我不能清楚说明我为什么要这样做，因为我的家庭背景中并没有人干航海这一行。我父亲是伐水杉木的工程师。我一向不喜欢伐木，却始终对轮船和大炮感兴趣。我往往特地到旧金山和圣地亚哥去观看停泊在那里的军舰。我用自己的私蓄买了二十几本关于海上工程学和海战的书籍，进行研究。

我知道您这里只有一个名额，而在我们这个区里，申请的人一定很多。要是您发现有人比我更够条件，那么我就去报名参加海军，让自己从行伍出身。然而，为了让您考虑我的要求，我曾作了认真的努力，我深信我是问心无愧的。

非常尊敬您的学生

维克多·亨利

一九一〇年五月五日

五年以后，亨利用同样直截了当的方式赢得了他的妻子，虽然她身材比他高出两英寸，虽然她有钱的父母认为亨利配不上她：他只是个从加利福尼亚州来的矮胖的海军士官生，橄榄球队后卫，没有家产，没有门第。他追求罗达的时候，倒是曾经把那浸透灵魂的个人野心撇在一边，显示出无比的柔情、幽默、体贴和潇洒的风度。一、两个月以后，罗达简直无法从嘴里吐出“不”字。世俗的细节如身材的高矮等，早已不放在她眼里了。

然而，从长远看，一个美丽的女子老得低头看自己的丈夫，那总不是什么好事。一些高个儿男人觉得这样的一对儿未免有点滑稽，会想方设法勾引她。罗达虽说是个非常规矩的女人，在这一点上禁不住要心旌飘摇——只是不到发生麻烦的程度——有时甚至还腼腆地有意挑逗人。亨利是个出名冷酷无情的铁汉子，使那些看上他妻子的男人见了寒心，不敢贸然下手。他也真有驾驭罗达的本领。尽管如此，这个身材上的缺陷却使他们夫妻经常发生齟齬。

笼罩在这对夫妻上的真正阴影是亨利中校怪罗达言而无信，把他们婚前的谅解一古脑儿丢在脑后。她倒是尽了一个海军妻子的本份，可是她抱怨得太多、太响、太没有道理。每到一处她不喜欢的地方，譬如说马尼拉，她就会一连几个月唠叨个没完没了。她不管到哪里，总要埋怨一通，不是天气太热，就是天气太冷，或是天气下雨，或是天气太干燥，或是讨厌用人、出租汽车司机、商店售货员、女裁缝、理发师，等等。听罗达·亨利每天那么喋喋不休，就仿佛她的生活是一场搏斗，天天得跟办事效率太低的世界和恶劣的天气拼个你死我活。这只是女人们的老生常谈，一点也不足为奇。但夫妻间的交往主要是谈话而不是性爱。亨利最讨厌无病呻吟。他越来越多地用沉默作答。它可以盖住声音。

另一方面,罗达有两方面使他满意,他认为一个做妻子的就应该这样:既是妖艳的女人,又是能干的主妇。他们结婚这么多年,她很少有使他不动心的时候。而这些年来,他们也搬过不知多少次家,每到—一个地方,罗达总能把住室或公寓布置得舒舒服服的,有滚烫的咖啡和可口的食物,房间总是打扫得很干净,床铺总是叠得很整齐,花瓶里总是插着鲜花。她也有一些迷人的小手段,在她兴致好的时候能变得非常可爱,非常讨人喜欢。维克多·亨利接触的妇女虽然不多,但他知道她们大多数是爱好虚荣、一天到晚叽叽呱呱的邋遢货,不象罗达那样也有好的一面来补偿缺点。他坚定不移的看法是:罗达尽管有缺点,但如果拿她跟一般妻子相比,他真可以说娶了个好妻子。这是毫无问题的。

可是在忙碌了一天以后回家的路上,他总是无法预料他会遇到什么样的罗达,是可爱的罗达呢,还是唠叨的罗达。在一个象今天这样的紧要关头,她兴致的好坏将起很重要的作用。遇到她兴致不好,她的判断是粗暴的,往往也是愚蠢的。

他一踏进家门,就听见她在装有暖气的玻璃廊子上唱歌,这廊子通向客室,晚饭前,他们通常先在这里喝一杯。他看见她正在插花,拿了一束水仙往那只在马尼拉买的深红色花瓶里放。她身上穿着一件淡褐色绸衣,腰上束着一条大银扣的黑皮带。她的一头黑发烫成波浪式,披在耳朵后面。在一九三九年,这是一种连中年妇女都喜爱的发式。她那欢迎他的目光里充满爱意和欢乐。看见她这样,他心里马上好过多了;他一辈子都有这样的感觉。

“哦,瞧你。你干吗不预先告诉我一声基普·托莱佛要来?他送来这些花,幸亏还打来一个电话。我象个打杂女工似的,在屋里忙了好半天啦。”罗达随便闲谈的时候,声调高亢,象一般神气的华盛顿妇女那样。她的声音很好听,略略带点沙哑,她这些轻轻吐出来的字句,往往给她的说的话加重了语气,并给人以富于才华的幻觉。“他说他可能稍微迟到一会儿。咱们先喝一小杯,帕格,好不好?调酒的家什都在那儿。我都快渴死啦。”

亨利走到有轮子的酒吧旁边,开始调马提尼酒。”我叫基普顺便进来坐一会儿,好跟他谈谈。这不是一次社交性拜访。”

“哦?要不要我回避呢?”她朝他微微一笑,笑得很可爱。

“不,不。”

“好极了。我喜欢基普。嘿,刚才我听到他的声音,真是大吃一惊。我满以为他还在柏林呢。”

“他已经调离了。”

“他也是这样告诉我的。谁接他的职务,你知道吗?”

“还没人接他。先由空军武官助理暂代。”维克多·亨利递给她一杯鸡尾酒。他一屁股坐在一把棕色的柳条圈椅上,两只脚搁在绒脚垫上,呷着酒,心情又阴暗起来。

罗达对她丈夫的沉默寡言已经习以为常。她早已一眼看出他的不佳心境。维克

多·亨利平时总是把腰板挺得笔直,除非是在痛苦和紧张的时刻。那时候他就会弯腰屈背,好象还在踢橄榄球似的。刚才他进屋的时候就驼着背,就连这会儿坐在圈椅上搁起了脚,他的背仍有点儿驼。直溜的黑发搭拉在他的前额上。他虽已四十九岁,头上却几乎没有一根白头发,他身上的黑色运动裤、棕色运动服和红色蝴蝶领结适合于比他更年轻的人。这是他的小小虚荣心,只要不穿军装,总喜欢把自己打扮得很年轻。他的强健的体格帮了他的忙,使他看上去不觉得刺眼。罗达从他发青的棕色眼睛周围的皱纹上看出,他已经很疲倦,而且心事重重。可能是长年累月在海上瞭望的结果吧,亨利的眼眶周围总有一道道象是因笑而起的皱纹。陌生人见了,会误以为他是个和蔼可亲的人。

“还有酒吗?”他终于说。她给他倒了一杯酒。

“谢谢。喂,我忽然想起,我曾写过一份关于战列舰的备忘录,你知道这件事吗?”

“哦,我知道。是不是有反应了?我知道你一直很关心。”

“他们今天把我叫到海军作战部长的办公室去了。”

“老天爷,去见普瑞柏尔吗?”

“普瑞柏尔本人。自从好些年前在‘加利福尼亚号’上跟他分手以后,一直没有见过他。他发胖了。”

亨利把他跟海军作战部长谈话的经过告诉了她。罗达的脸上露出严厉、阴郁、困惑的神色。“哦,我明白了。你是因为这个才叫基普来的。”

“一点不错。你对我去当武官这件事有什么看法?”

“你何时有过选择的权利?”

“他给我的印象仿佛我可以选择。我要是不接受这个工作,下一次也许能到一艘战列舰上去当副舰长。”

“天哪,帕格,这才象话!”

“你喜欢我回到海上去?”

“我喜欢?我的意见什么时候起过作用?”

“不管怎样,我要听听你到底喜欢哪一样。”

罗达迟疑了一下,也斜着眼打量着他。“呃——我自然喜欢到德国去。对我来说,这比你乘了‘新墨西哥号’之类的军舰在夏威夷周围巡逻,而我一个人孤零零地坐在家里要有趣得多。德国是全欧洲最可爱的国家。人民都那么友好。德语曾经是我的主要外国语,你知道,可那是不知多少年前的事了。”

“不错,我知道,”维克多·亨利说,皱起眉头微微一笑,回家以后他还是头一次露出笑容。“你的德语学得很好。”他

回想起他们新婚度蜜月时怎样一起朗诵海涅的爱情诗的情景。

罗达含情脉脉地斜瞟了他一眼。“呃,都取决于你。我的意思是说,要是你非离开华盛顿不可的话——我揣摩那些纳粹分子都有点儿丑恶和可笑。不过曼琪·纳德

逊到德国参加过奥林匹克运动会。她一直说,那地方依旧好得很,物价便宜,用他们给你的旅游马克可以买不少东西。”

“不错,咱们毫无疑问可以好好乐一阵。问题是,罗达,这样一来,会不会把我的前途完全给葬送了。接连两任岸上职务,你明白,尤其在这个阶段——”

“哦,帕格,你会取得四条杠杠的。我知道你会的。到时候,你也会当上战列舰指挥官的。天哪,你有那么多奖旗,还有那么好的鉴定书——帕格、也许海军作战部长的意见是对的?说不定那儿会爆发战争。到那时候你的工作就重要了,对不对?”

“那是无稽之谈。”帕格站起来拿了块干酪吃。“他说总统现在要求把最棒的人安插在柏林当武官。好吧,就算相信这一点。他还说,这不会影响我的前途。这话我就没法相信。评选委员会在你的履历上首先注意的——现在这样,将来也会这样——是你在海上服役的时间多长。”

“帕格,你断定基普不在这儿吃晚饭?吃的东西有的是。华伦要到纽约去了。”

“不,基普要到德国大使馆参加招待会。真见鬼,华伦怎么又要到纽约去了?他回家才三天。”

“问他吧,”罗达说。

前门砰的一声,跟着是快而坚定的脚步声,无疑是华伦来了。他走进廊子,一只手里拿着两个壁球拍挥了一下,向他们打招呼。“嘿。”

他身穿一套灰色运动衫裤,因为刚打完球,晒得黑黑的瘦削的脸上容光焕发,头发有点蓬乱,薄薄的嘴里斜叼着一支烟卷,看上去完全是那种不受家庭约束、大学一毕业就从父母的生活中消失的孩子。帕格到现在仍旧有点纳闷:华伦吃船上那种伙食,怎么能越长越结实。他那细长的孩子身材日渐长得高大魁伟。这次回家,他的黑头发里已经疏疏落落地有了几根早熟的白发,使他父母见了很为惊奇。维克多·亨利有点羡慕华伦身上晒成黝黑的皮肤,因为它说明很多东西:驱逐舰上的舰桥,网球,奥阿胡岛的青山,特别是在宪法路数千英里外的海上值勤。他说:“我听说你要到纽约去?”

“是的,爸爸。我能去吗?我的副舰长刚到华盛顿。我们要到那儿去看几场戏。他是个真正的爱达荷农民,从来没有到过纽约。”

亨利中校不高兴地咕噜一声。华伦真要是巴结他的副舰长,那当然不坏。做父亲的只怕有什么女人在纽约等他。华伦本是学院里的优等生,可是偷偷外出的次数太多,几乎影响了他的毕业鉴定。他的背部受过重伤,据他自己说是在一次摔跤中受的伤,但另外的说法是,他在跟一个年龄比他大的女人胡搞,半夜里撞车受了伤。做父母的从来不曾在他跟前提起过那女人的事;一部分原因是不好意思——他们都是循规蹈矩的教徒,对这样的话题难于启齿——另一部分原因是他们心中明白,跟华伦谈这类事完全是白费劲。

门铃响了。一个头发花白的仆人穿着一身白制服,穿过客厅出去开门。罗达站